北史

六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竝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凶很險悖好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
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
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
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
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
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
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
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
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
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

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爲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熈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熈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

趨大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舉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顗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荆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荆州爲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
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
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驕恣恐禍及己
將謀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
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
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
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
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南度梁武帝

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太尉仍立爲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爲太尉卒於梁梁諡曰襄屬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楊公位廣州刺史從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許奉爲主景仲將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竝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

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
統万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
果有智略爲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祅賊司馬小君
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
京師斬之又有祅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
登齊人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人命北州
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
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
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
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爲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

讓其次弟臨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
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沈重少
言寬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華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
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
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
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大
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
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
受狼籍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
多飢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

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甍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寃以和元乂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

龍設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
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
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
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
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
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吏滿還
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遠所親薨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容皃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

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
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
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
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
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宣
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
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
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
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

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
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
傅侍中如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
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
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
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
尉公及班師繼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惏牧
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
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叉威勢法官不敢
糺擿天下患之叉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為直寢數以

名馬奉叉叉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録尚書事
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叉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
以叉妹夫除通直郎叉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
中叉女夭靈太后詔贈鄉主叉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
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
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叉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
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
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叉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
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

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
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
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
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
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遜詔
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為姨父
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從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佞
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
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
發初又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慢

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婬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自不法恐被發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爲誓盟欲令爲亂朝廷必以已爲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爲表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高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

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叉流涕叙太
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叉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
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
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為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
重於叉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叉
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叉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
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聞之甚懼
免冠求解乃以叉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叉雖
去兵權然摠任內外不慮黜廢叉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
屯弘昶伏景謀廢叉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叉欲

害之嬪泣訴於帝去又來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又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叉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為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

乂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户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為内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乂子舒秘書郎乂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

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
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
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
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
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
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
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
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
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
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為熲游說深責

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叉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譏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

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鑾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叉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叉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

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儁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

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若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龍而無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爲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甞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甞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内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皃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

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
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
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
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贈謚曰莊王子仁襲
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
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
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
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

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眞虎頭龍頭竝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河

曲降其一万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從配北鎮久之提子貞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

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
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
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
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
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
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
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貟方

彧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
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彧本
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
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
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
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
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
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爲東道
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

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稱彧風神閑儁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游園因設宴樂彧聞
聲歔欷涕泗交下梁武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俟旨稱
魏爲僞唯彧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彧雅性不以爲
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
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彧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
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
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
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

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
光武跡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
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
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忠規裂冠雖祭則
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
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
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巛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

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
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
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
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
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
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
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
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
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

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大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

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俠遊又不納尒朱榮死除彧司徒公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

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蔽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於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万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

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
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
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
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
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
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
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
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
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
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

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
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
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
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
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
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
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
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皁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
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
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
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
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
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
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
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
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
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
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
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

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
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
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万五
千斛牛羊三万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
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産羊餬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
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寛
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内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
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從事非久計
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
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

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

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討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糜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将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尋外亦以防内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変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

本末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万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潛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都潘紹等数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兾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方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残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数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别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竝見施用往

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沽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簴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

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踈佷頗以基地驕物
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諡曰簡王子
石侯襲薨諡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諡曰定王無子石侯弟
嘉少沈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
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
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
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
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
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

求止詔從之拜衞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
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
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毎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
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
出入容衞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
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
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
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
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

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滛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万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

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
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
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
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
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
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
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
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
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
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

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
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万人深與行臺元纂表
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
詔遣黃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
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
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
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衞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
爲侍中右衞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
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
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

此搆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搆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次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搆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
巳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
不蒙遂前留晃摽掾平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
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
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
未重乃得立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
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
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
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

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
和曾經省許徽初言有理又聞比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
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偏偏謀相誹謗言臣惡
者接以恩顔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覩之
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
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
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
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
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
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

測及降户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
彼蕃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國
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
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
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
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
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
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
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
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

急徽昔臨瀋乃有人與言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闘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謐等六七人臂

有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
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
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仍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
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
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
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
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
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
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

乃停息論者两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孫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夭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旣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大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逼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大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　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方洽周益校正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仁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杖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華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

爵除順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遂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宋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尸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

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與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

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賔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穆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

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後姓拓拔氏未幾卒子斌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
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
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
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
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
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
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
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
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

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
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
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
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
二千疋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昴
字伯暉襲爵昴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録尚
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
曰文悰寛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
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昴弟仲景性
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

時人號赤牛中尉大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决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尒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衣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衣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

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
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從猶
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
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
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
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箠追贓乃奏復官
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
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退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
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
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退盡誅

之存者十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贈太師録尚書子沖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祆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

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

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

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大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

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
惠公子欝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
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
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
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爲
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
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
文獻初弼甞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
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
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

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
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
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
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
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
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録
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
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
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
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

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
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
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彧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
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爲嫡孫特
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
不逼奪家之奴隷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
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
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
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

暉業訴奪王爵優第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
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
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贍亦
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
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
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
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
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
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
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

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
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
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
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
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
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
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
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
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

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
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
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
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
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
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
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
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鄭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東豫
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魏王

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宇脩義乃移東城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潘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

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

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摠管
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内史舍人
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
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
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
爲帝侗署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
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
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
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
陰有誅世充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

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充世充馳還含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
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
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
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
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
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
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過乃止後周文爲兄子
晉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
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爲丞相拜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爲皇太子立其
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
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
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
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
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
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
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
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
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簿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
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
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
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
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
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
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
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
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

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儛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

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蕃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 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

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群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輙

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刋鍾皆向成訖表
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
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
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
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
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刋寸並呈
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
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頗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
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
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

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禀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臣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彝序臣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遯次又言芳昔

與崇競佰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輙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置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黄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

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　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臣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臣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

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臣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臣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臣誣肇處臣死刑宣武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臣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臣循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

赴都也明帝初入爲御史中尉臣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
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臣辭
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
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
規臣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
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
宗茂年甍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臣親同若子私繼久歲
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
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
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

上高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　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
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　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臣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臣每
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臣剛隘內遂不平先
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
赴省與臣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臣罪狀三
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
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
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
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龍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

墜馬薨子勤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方洽周益　校正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顯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

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
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勤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
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
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
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
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
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
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
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
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賵襚諸子奉遵其旨謚

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鬚髯善
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
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
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
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
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
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
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
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

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産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万
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蓽來朝見澄音
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
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
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
命澄爲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
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
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

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宫便召澄未及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閒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

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悦曰若非任城
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
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
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
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
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
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
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
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贇自立其雍
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内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

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

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
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芳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
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
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
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黙尔德音即命黃門侍
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
退李沖再拜上千万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
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
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

澄節銅武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禽泰窮其黨與衆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皐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禧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

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
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吏銓
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
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
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
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表
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
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
廟上表請脩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
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

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摠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摠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

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雖跡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士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

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

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駮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栲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

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
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栲殺之理詔
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
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
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
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
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
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爲御史之體風聞
是司至於冒勳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
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

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
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
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
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
於象珥極鼲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
貂璫此乃衰亂之世袄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
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絶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
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
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
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

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叉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舜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竒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尒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

慠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尒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假都督爲國屏捍叉心疑難不欲授以

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爲青旐莫不酸泣叉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寃太后嘿然不語

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靈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

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倭人當拜倭王我是

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

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歔而不言久
之搤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
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
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
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
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
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
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
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尒朱榮之奉莊帝
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

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違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
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
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
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
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
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
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
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
尋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

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旣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毁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卧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云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録二十七卷詩賦表

頌數十篇竝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
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
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
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
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
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
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
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
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
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

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
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
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
是引嵩入內親詔遺之宣武即位爲揚州刺史威名大振
後并妻穆氏爲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侯第二子世
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介朱兆
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
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
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爲介朱世隆所昵孝武
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

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雋輕薄好去就與和
中堯贈太尉謚曰躁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
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
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
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
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
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
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

錮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
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竝賦詩不能者竝可聽射當使
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
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
于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
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
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
梁州刺史帝南伐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
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

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吏部尚書
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
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
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
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梁詔英
率衆十万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
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
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万梁中軍
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
東走凡收米四十万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

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
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
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
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寛假以日
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
狼狽奔退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
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筭失圖案劾處死詔
恕死爲百姓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
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
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

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刼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

人卒七千米四十万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禄勲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絶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

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
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
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
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
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
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
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
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
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又于忠誣
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為

寃及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
謚曰文莊王熙弟略字儁興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
行自託舊識河内司馬始賓始賓便為荻筏夜與略俱渡
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
略舊識刁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
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
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為大都督
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
以家禍長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僧言未
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

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
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
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
詔宗室親黨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
除給事中領直後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
兖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後爲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
於時天下多事軍國万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
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
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

文貞英弟怡位鄯善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介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介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爲主年号建明尋爲世隆廢節閔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龍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頻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

寺勸率百姓大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人患宣武聞
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
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
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
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
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
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
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
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
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

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
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
德于時稱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
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
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
朝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
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府每
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
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

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万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內懼尒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揔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竝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

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
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
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
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
龍門徽乗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
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
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孝武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
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

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爲夏州刺史以貪惏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万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脩禮

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

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
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
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愼於是六軍肅
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
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
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
服錫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
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
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
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

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籍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與府面華渭包原隰井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虁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尒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虁諡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邑

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屛迹部内大清徵爲候正宣帝嗣
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
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
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
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
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
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
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
于家贈梁州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
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爕弟顒平清狂無行宣武初

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倮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熈乃忠壯京兆之胤悰實有聲匡之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諤儻

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萬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方洽周益 周 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